

良夜與惡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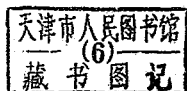
石 民



上海北新書局

970277





CH. FAUDET-ALPH. H.

天津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
天津人民图书馆

Car c'est vraiment, Seigneur, le meilleur témoignage
Que nous puissions donner de notre dignité
Que cet ardent sanglot qui roule d'âge en âge
Et vient mourir au bord de votre éternité!

CH. BAUDELAIRE.

因爲這，實在地，這便是最確切的證明
我們所能表達者，主呵，足證我們的誠信：
這沈痛的哀音！——它，隨着時代之波流，
流轉復流轉，直至泯沒于‘劫海’之終靈！

10 参

I 226

S M 冬

(一九二五——一九二八,于北京.)

目 次

詩

良夜.....	1
黃昏.....	3
最後的救助.....	5
題畫.....	9
夏日.....	11
飲者之歌.....	13
無題.....	15
俠士辭.....	17
我欲.....	19

目 次

野花之歌(譯).....	21
靈魂.....	23
短歌.....	25
洞庭曲.....	26
山中薄暮.....	27
湖畔.....	28
無題.....	29
夜的深處.....	31
是誰.....	33
‘願你有福了’.....	34
你照徹.....	36
等候.....	38
燈已熄了.....	41
多謝你.....	43

目 次	
東方日出.....	45
月夜.....	47
進酒.....	49
私語.....	53
浪子.....	55
從深處.....	57
遲暮.....	57
短詩一.....	61
短詩二.....	63
譯 A. SYMONS 一首.....	63
從陰霾裏, 從陰霾裏(譯).....	65
愉快的死者(譯).....	67
秋之詩(譯).....	69

目 次

散文詩

秋之暮.....	71
惡夢	75
怪物.....	78
五分鐘	80
‘可悲而又可笑的人呵！’	89
創傷.....	85
五毒酒.....	86
好夢都變成了死灰.....	91
譯HENRI DE REGNIER二首	95
圓光之失却(譯).....	99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譯)	102

插 畫

THE PRODIGAL SON (Rodin)	對頁封面
'OF A NEOPHYTE, AND HOW THE BLACK ART WAS REVEALED UNTO HIM' (Beardsley)	對頁70
THE PLATONIC LAMENT (Beardsley).....	對頁106

詩

良 夜

良夜爲我收拾了這曠野，
天宇高高地覆蓋着在我上面，
我展開而且檢視這悶塞的胸臆，
倩明月之慧光與列星之炯眼。

是悔恨，忌惡，怨忿，憂懼……
交錯而且雜亂地積鬱；
呀，你可憐的顫顫的心兒！
緣何困陷于沈沈的苦孽如許？

良 夜 與 惡 夢

讓我將記憶埋入黃泉！

讓我將希望擲與虛空！

於是我悠悠地憑清風以浮游，

而且如白雲之抱明月以長終。

哀 夜 與 惡 夢

黃 昏

正是緊歛的嚴冬
窒塞了萬籟的聲息，
黃昏挾陰霾以俱來
迷胡着茫茫的大地。

在這可怕的昏曙裏
沈錮着多少愁苦，
涼風從枯樹上飛過，
嗚嗚地爲誰訴語？

良 夜 與 惡 夢

嘶啞的幾聲悲啼
是漂泊無歸的寒鴉，
驚起了蟄伏的靈魂
悽悽地無言……淚下！

最後的救助

從那深深的樹林裡
掙破這無邊的夜幕，
是一個低低的窗內
還未熄滅的一支殘燭：
那昏黃而且顫抖的光線
照著一個青年的寡婦。

你曾見過被陰霾蒙蔽的曉月？
——伊的面容是這樣地慘淡！

自 夜 與 惡 夢

你曾見過被秋風摧殘的垂柳？
——伊的鬢髮是這樣地撩亂！
伊端肅地跪在觀音龕前，
目光直對着那‘慈悲’的偶像。

那便是伊的獨生兒子，
伊謹切地撲着在伊的懷裏，
是怎樣蒼白的臉相！
是怎樣枯瘦的肢體！
你當明白伊無言的新墳了，
從那雙閃着淚珠的眼裏。

然而伊抱着極大的虔誠，
遏住在喉頭震街着的嗚咽。

良 夜 與 惡 夢

這幽僻而且空虛的星裏
只有那幼小者的呻吟，
微弱，滯緩，而且又尖銳——
是僵蟲之嘶鳴？——呀，你聽！

這時外面是狂風橫行，
樹木都不勝驚惶地號哭；
但伊所在的是另一世間
深入於靜默的神域。
這疏薄而且破損的四壁
竟為伊隔絕了外界的恐怖。

而黑暗更兇猛地逼緊，
終於吞沒了那可憐的餘燼。

良 夜 與 惡 夢

(衆生的歸宿是永遠的‘虛無’：

一切的死滅是‘自然’的法律。)

哪，伊的目前尙浮着金輝，

那恍惚默示着‘最後的救助’！

良 夜 與 惡 夢

題 畫

輕悠悠，彩雲移遊；
渺茫茫，金波荡漾。
一葉扁舟，浮瀉般，
在這大海中來往。

來往——水上，天下——
無礙，無牽，無掛。
且停漿，默坐，凝想……
任浪流送我到天涯。

皇 夜 與 惡 夢

天涯，暮靄沈沈，
還露出半輪紅日，
望着我欲去遲遲。
多謝他無限溫存意。

吁嗟乎，無限溫存意！
虛無縹緲難尋覓。

夏 日

夏日以愉快的光輝
彌漫於純淨的大氣裏；
太空露出微笑的面容
俯視這下界的盛會。

鮮麗的雜花和野草
織成了大地的錦綉；
林樹昂昂地佇立着，
舒展着繁茂的枝條；

良 夜 與 惡 夢

河水喜孜孜地進行，
撒出閃耀的珠光無數；
白雲如雪山聳聚在天際，
任詩人寄託遊仙之夢；
悠揚地合奏着的蟬聲
隨清風浮泛於遠近；
燕兒翩翩地舞於音樂之上，
告我以生命之活潑與自由……

呵，你，爲何死人般躺着？——
悲哉！軀殼作了你的墳墓，
你，你沈重的靈魂呵！
便深深地埋沒在底裏。

飲 者 之 歌

我斟滿了一盃美酒
對着盛夏的朝陽：
那紅艷的霞彩
便浸入我的盃中——
請！喝個罄盡。

我斟滿了一盃美酒
對着青春的女郎：
那紅艷的微笑

良 夜 與 惡 夢

便浸入我的盃中——

請！喝個罄盡。

這樣，我便陶醉！

這樣，我便陶醉！

滾滾的熱血催我起舞，

呸！將這空盃兒擲碎。

良 夜 與 惡 夢

雜 題

‘從你的笑靨或顰眉
我領略了無限密意，
而且你羞怯的眼睛呵，
更洩漏了個中的消息。’

伊悄悄地沒有言語，
（靜默是真理的真理）
我捧住了伊的臉兒：
天國如在我的手裏……

良 夜 與 惡 夢

但伊‘嗤’的一聲笑了，
是笑我癡迷的模樣；
伊的吻兒接着我的——
一口氣吸盡我的幻想。

俠 士 辭

長劍繫在我的腰間，
這是我運命的憑據；
惟恐什麼銹壞了他——
磨！磨！蘸着我的慷慨之淚。

他吐出電也似的光芒
驚醒我昏暗的沈睡；
且深深地藏在鞘中——
何時纔能遇着我的敵人？

良 夜 與 惡 夢

他欲痛飲鮮紅的血，
如我之痛飲着醇酒；
我擁抱他在我的胸前：
‘請忍耐些兒罷，別埋怨我。’

但是我，走遍了世界，
終於辜負了這伴侶；
沒奈何，將他送入大海，
我自唱着歌兒：‘不如歸去！’

我 欲

我欲登臨泰山之巔
對滄海而慷慨地歌吟，
無奈我的足力太弱，
便徘徊於幽僻的谷裏。

頑石們悄悄地聚列着，
我疲乏了，獨自臥下，
惟有清泉鳴咽地流過
對我訴說伊的孤寂。

良 夜 與 惡 夢

其時長風呼嘯於松林……
如聽到浪濤的鼓盪，
我的靈魂如一片羽毛
隨這洋溢的香潮飄去。

野 花 之 歌

我曾徘徊林間，
在那綠蔭深處，
偶聽到一朵野花
正唱着一支歌曲：

‘我于靜寂的黑夜
睡在大地的懷裏，
低吟着我的幽思，
我感着一種歡喜。

良 夜 與 惡 夢

‘光明的早晨來了，
旭日輝映我的紅顏，
我走去尋求新歡，
却遭遇人們的白眼。’

——譯自 Wm. Blake,

良 夜 與 惡 夢

靈 魂

靈魂是什麼

它是一株樹

樹根何所着

色聲香味觸

勿斬斷了根

大地春如海

根深酣春意

枝頭吐光彩

良 夜 與 惡 夢

可憐石上蘚

石堅安能碎

可憐水上萍

水淡何由醉

短 歌

仙客含朝霞
形容終枯槁
何如吻取彼美面上之榮光
此心長不老

月下洞庭水
波光分外明
嗟彼明眸如此澄徹復深湛
沈溺復何云

洞 庭 曲

落日茫茫照洞庭
湖水紅似英雄血
澎湃波濤撲岸來
彷徨顧影無顏色

孤月淒淒照洞庭
湖水清似幽人淚
何事嗚咽獨吹簫
簫聲暗逐浮雲逝

山 中 薄 暮

蟬歌唱罷蝶停舞

山中薄暮無人語

蒼條古寺一孤僧

佛殿陰沈不知處

沈香杳杳燈熒熒

斷續木魚吐清磬

輕鷗浮蕩度梵音

林樹肅然共冥想

湖 畔

你看，這湖畔，嫩綠的垂柳
俯視着，沈思着——伊自己的影兒；
而且脈脈地含情不語，正如你，
你嬌美的女郎——對着你的鏡兒，

還有，你看，那可愛的柔條
輕輕地觸着湖水，湖水蕩漾……
呵！我的靈魂蕩漾了：你的手，
你的柔條——怎麼？——觸着我的胸膛。

無 題

晚風撫弄着纖柔的柳條兒：

請披下你的長髮，湘妮，

請披下你的長髮——

讓它飄舞於輕和的晚風裏。

霞光浸透了豐盈的湖水：

請卸去你的衣裳，湘妮，

請卸去你的衣裳——

且投身於氾濫的霞光裏。

良 夜 與 惡 夢

彩雲浮動於純淨的空中：
讓我捉住你的微笑，湘妮，
讓我捉住你的微笑……
呵！它化作一朵彩雲飛了。

夜 的 深 處

來！此地有柔軟的細草
供我們坐臥，繁密的樹
屏住了聲息，佇立，拱護，
讓我們走入這夜的深處。

在那炫耀的光輝之霧裏
滾滾地湧現着如許遊人；
那是他們的盛會，你看，
有如銀幕上活動的幻影。

良 夜 與 惡 夢

我們的影兒消失在幽暗裏，
但我們的心兒這般跳躍……
聽罷！這是生命的足音，
一聲聲，踏着空谷的寂寞。

是誰……？

是誰從你的面上拭去了那溫柔的色澤？

是誰從你的眼中吸去了那清潤的光明？

親愛的，我吻你，我熱烈地吻你——

唉，你的嘴唇！怎麼會如石頭一般冷？

分明你臥着在我的懷裡——這，這不是你？

是的；我決不離開，這樣，如平日，擁抱着你；

但是，我的心兒顫抖着，顫抖着……

呵！親愛的，親愛的，你奈何竟自不理！

‘願你有福了’

‘這是我們的菩提樹，親愛的——
還憶否？——這是我們的修行地：
在這裏，在這恬靜的樹下，
你和我曾參悟愛的秘密。

‘我們同拈着花兒，並無言語，
惟有彼此的微笑相印證，
(那便是我們的盟誓！)其時
枝頭顫動着和暖的音韻。

良 夜 與 惡 夢

‘如今——你知否？——我來到這裏，
獨自巡視着往昔的遺蹟……
且讓我假臥，在你的墓旁，
在這樹下，在夜的陰影裏。’

‘願你有福了，’那樹兒低語，
‘有不滅的迴光照你淒楚。’

你 照 徹

你照徹世界的昏暗

以你的微笑之霞暉，

但是我，從你的明眸，

驚心於自己的顛顛。

我掙扎於長夜的惡夢，

已銷磨青春的光榮：

我的髮兒如同秋草——

何須說，生活之消沈。

良 夜 與 惡 夢

我沒有新綺的虔誠，
亦沒有詛咒的力量；
心頭帶着沈重的鐵鎖，
惟等候末日的裁判。

呵，天國的引導者！
但願你以鮮紅的吻，
在我的蒼白的額上，
蓋一個‘祝福’的圖印。

等 候

是耶，非耶？——

我彷彿聽到了輕柔的足音；

是耶，非耶？——

我彷彿瞥見了模糊的‘倩影’。

是時候了：

大地正浸潤於夜的海裏。

是時候了——

來呵！讓我們投入愛的海裡。

良 夜 與 惡 夢

我等候着，
且吸取這林中春的呼息。
我等候着，
任衆星竊笑——人間的秘密。

但是怎麼！
烏雲忽籠罩在我的頭上；
但是怎麼！
冷風吹了，吹向我的面上。

是耶，非耶？——
我聽到了一種嚴重的足音；
是那，非耶？……

良 夜 與 惡 夢

呵，我面對了那兇殘的面影！

燈 已 熄 了

燈已熄了，且讓我蜷伏着
在你的懷裏，如一隻可憐的小羊。
試看取天上的星辰，
他們的眼光望着我，無限淒涼！

而且，你可曾見過野外的
磷火，碧熒熒地在黑暗中明滅？——
呵，那枯骨之幽光，
黯澹，陰沈，告我以地下的長夜！

良 夜 與 惡 夢

用不着喁喁地和我絮語，
我，如一個臨死的人，於此瞑目；
別攪動了我的心兒——
沈默罷，你，沈默的如同墳墓。

多 謝 你

What love was ever as deep as a grave?

——Swinburne.

多謝你無限的溫柔，親愛的，
在你的懷裏深深地掩埋着我——
呵，何時長眠在‘死’的懷裏，
那是最後的安息了，我的墳墓！

是的，我的墳墓；而且在那裏

良 夜 與 惡 夢

永遠的黑暗寂寂地擁抱着我；
任血肉還歸泥土，親愛的，
我的熱情——都付與寒煙漠漠……

現在？——再會罷，親愛的，再會，
可憐這紗帳裏藏不住你和我——
看哪！窗外的晨光，黯淡，熹微，
已經揭破了這冥祕的夜幕。

東 方 日 出

東方日出，有雲霞綢緞
遍于天際，浩蕩如海——
夥頤，你偉大的星王，
令人煥發，如許光彩！

於此清新的靜寂中，
我審切着大地之心搏；
山嶽屹立在我的眼前，
峯巒高聳，精神磅礴。

良 夜 與 惡 夢

其時，有巨靈之呼聲，
爽朗如滄海之洪波，
隱隱地由窈冥中傳來，
噴我抖擻，起舞，高歌。

——但是你，呵，我的靈魂，
却回答一聲長嘆：‘奈何！’

良 夜 與 惡 夢

月 夜

世界已沈睡于夜的懷裡，
這城市亦發出疲倦的鼾聲。
在這裡，燈已熄了，清輝盈溢，
喔，一切浮現着柔和的陰影。

且靜一會兒，我的心，
且莫掙扎，且莫呻吟！

微風吹着，湖中水，如幽幽韻，

良 夜 與 惡 夢

搏動着一條條晶亮的波紋；
岸旁垂柳，帶着淚兒清冷，
嗚噓着，如同沈思的靈魂。

且靜一會兒，我的心，
且莫掙扎，且莫呻吟！

幾個星兒，閃着清醒的眼睛，
凝視着月，那寂寞的女神；
在伊的足下有輕軟的白雲……
聽！悄悄地，且聽取伊的足音。

良 夜 與 惡 夢

進 酒

I cried for madder music and for stronger
wine.—E. Dowson.

是好鳥喚得春來，喚醒了
大地之沈睡；柔嫩的色彩，
映着陽光，都化作一片
微笑，對着我——奈此恨難解。

‘有酒，有酒！’你說，‘勸君更盡一盃。’

良 夜 興 惡 夢

但酒亦無靈，朋友，——勸我如何醉？

夕陽在山，向人間散遍
紅霞，蟬聲汜，汪洋如海；
輕風吹來，令人飄然，欲隨
燕兒飛去，——奈此恨難解。

‘有酒，有酒！’你說，‘勸君更盡一盃，’
但酒亦無靈，朋友，——勸我如何醉？

清輝洗淨蒼空，一塵不染，
是秋夜之清虛，十分瀟灑；
且看白雲冉冉，向誰家
送與幽夢？——奈此恨難解。

良 夜 與 惡 夢

‘有酒，有酒！’你說，‘勸君更盡一盃。’
但酒亦無靈，朋友，——勸我如何醉？

遍林間盛開着雪的花朵，
山河，原野：無邊銀世界；
試想將世間情熱都葬入
廣寒宮裏，——奈此恨難解。

‘有酒，有酒！’你說，‘勸君更盡一盃。’
但酒亦無靈，朋友，——勸我如何醉？

米 米 米

良 夜 與 惡 夢

席筵上華燈高張，滿堂中
是麝香之霧，一片撩亂；
這迷眩的光海裏，正騰起
一陣陣歌與笑的波浪。……

‘今夕何夕！’你說，‘更盡一盃，朋友，’
好罷，喚人來爲我斟上一盃——鴆酒！

私 語

‘幹嗎不答話兒，你？別睡着了，喂！’——
‘真惱殺我，真惱殺我，唉，我的冤孽！
我恨不得割下了你的舌頭，那麼
你纔不會再在我的耳邊浪說！……
剛纔——我告訴你！——我覺得我與你
是冥合於同一的夢裏，十分熨貼，
正如我們之擁抱，像這樣，像這樣
赤裸裸的，更沒有一點兒隔閡；
我的世界便雪也似的消融了，

良 夜 與 惡 夢

化了，還歸于渾然的一團漆黑，
死一般的真實，夜一般的深沈。
呵，如果你能够了解呵，那個時節，
了解我怎樣地愛着，至於忘却了
你，和我自己，以及我們的一切！’

浪 子

嚇！你從那裡學會了，可愛的，
這一句漂亮的成語：‘死則同穴’？
那麼，好罷，與其將來死在路旁
給狗子吃了，倒不如就在今夜
一同投入這湖裡：這個，在這裏，
在這時候，你知道，誰也不來干涉，
而且這個，我想，正是‘如魚之得水’，
（你瞧，這湖水，在月下，多麼清澈！）
直到明天——喔，如果‘死’竟加緊了

良 夜 與 惡 夢

我們的擁抱——一直到明天，那時節……

呵，這件事將感動了多少遊人！

而且，試想，我們許成爲一種傳說，

讓他們談，‘這一對癡男女！’——哈哈，

你，一個祝英台，我，一個梁山伯！

從 深 處

從鐵也似的沈默之深處，
呵，何時將迸發一聲長叫，
一霎時，搖落這滿天星斗，
有雷霆之應響，電火之閃照，
喚起地獄中不能超度的
冤魂，一齊，隨亂雲而舞蹈，
而且踏破那上帝的殿堂！——
你，可憐蟲，却對我嫣然一笑！

良 夜 與 惡 夢

離開我！我豈能將這沈重的
頭兒，悄悄地，安息于你的膝上？
更豈能俯伏在你的胸前，
慟哭着，留淚痕於你的巾上？
予欲無言。你笑罷——別管我
有什麼苦惱，是這樣地煩亂！

良 夜 與 惡 夢

遲 暮

唉，我惱厭了一切嬌語和巧笑！
但是你，我愛你沈默而且多愁，
你，如古代之宮女，孤獨而且被忘却，
悲苦之陰影常懸掛在你的眉頭；

你的眼兒似我以清涼的光輝，
如寒潭之水，融沒於月的精魂；
更無毒焰燃燒着在你的吻裏，——
何堪再灼，這已枯了，我的心靈！

良 夜 與 惡 夢

這樣，我們互相偎依着。且看守
落日之殘喘，顫動着，在秋風裏；
而且悄悄地，於此樓頭，同聽取
寒蟬之呻吟與黃葉之嘆息。……

喔，相憐的，我竟贏得你這一聲
低喚：‘哦，我的相公，我的知己！’

短 詩 一

我很不得殺却了伊，奮然地，如我之殺
却了‘神’；
伊的一切，唉，竟這樣地咬嚼着我的靈魂！
看哪，燃燒的夕陽披火燄之光彩于伊的
身上，
如此眩目的，那肉體的妖艷呵——不可
破的魔障！

短 詩 二

怎麼，你跪下了，在這十字架下，于此清

淨的黎明，

你，苦孽之子，痛哭着，而且仰望着天國

的光榮？

枝頭的冷露，淚也似的，一點點滴落在你

的頭上，……

誰能救助你？那善良的上帝麼，那枯朽的

偶像？

譯 A. SYMONS 一首

看上帝的面子呵，別推辭，讓我撫愛；
我不耐這些麻煩，何苦來，裝腔作態。
你和我豈不是一心兒，充滿了情熱？
認定這層，那麼，且莫管其他一切。

而且讓我們暢快罷，姑娘，趁這時候
明天尚未到來——明天呵，一切依舊，
我們的心兒許覺得冷淡而且無聊：
相逢雖短促，却不可放過了今宵。

良 夜 與 惡 夢

總之，這其間，灑脫些兒罷。我並不
說什麼誓不願生，爲着你的緣故；
亦不會要求你對着我指天盟言，
說什麼永遠地相愛，永遠地相憐。

好聽的話兒都應該歸他們去說，
讓我們的歡情着實於我們的沈默。

從陰霾裏，從陰霾裏*

從陰霾裏，從陰霾裏，迸出我的呼聲；
但願得從麻痺中救起我的靈魂！
我的精神已萎縮於所有的肢體，
而且暗淡的，暗淡的是我的生存。
我一切的感官，如同廢置的兵器，
鏽痕遍滿，更埋沒於無限的灰塵。
這樣我——將何所受？將何所惜？——惟有
坐視我的生命，悄悄地，日就消沉。

良 夜 與 惡 夢

呵，如果有神明於冥冥中聽我祈禱！
呵，如果有地獄之恐怖致我擔當！
啞，不滅的燄火，火呵，將使我酣暢，
它永遠地燃燒而且永遠地激揚；
我求您，神的兒子，慈悲的教主，
將我的靈魂投入——呵，讓我風狂！

*這首詩是摘譯 S. Phillips 的 NEW 'DE PROFUNDIS'
之前兩節（全詩共五節，每節八行），僅略加刪改，使成就一
種 Sonnet 的形式而獨立，——因此，與原詩作意未必完全
相符。

愉快的死者

潮濕的土，蝸牛成羣：在這樣的地方
我情願親手掘成一個深深的坎穴，
這其中我可以安頓我衰朽的骸骨，
睡着，無有思慮，如沙魚潛伏在深澤。

呸，什麼遺囑！更何須什麼碑銘！
我，與其要祈求世人的眼淚數點，
倒不如在生時招請了亂鴉前來，
任它們啄取這臭皮囊，不留一片。

良 夜 與 惡 夢

呵，蠢蟲！無耳無目的暗黑的夥計們，
看呵，這見到了一個死人，嬉樂的浪子！
你們，饕餮的隱士，逐臭的子孫呵，
來，攢穿我的腐肉，諸罷，不用客氣，

且問我——我，死人中的死人——還感着
痛苦麼，已無靈魂的這殘敗的軀體？

——譯自 Ch. Baudelaire.

秋 之 詩

你的眼睛，晶亮而且清明，詢問我說：
‘究竟我何以見愛於你，乖僻的情人？’
——沈靜罷，可愛的！我的心厭惡一切
只除了個種原始的獸類的真誠，

它不願對你訴說那悽慘的祕密，
(在你的撫抱裏，我只合入睡，長眠！)
或宣佈那孽債寫成的暗黑的故事。
我惱恨癡狂，喔，那簸弄我的精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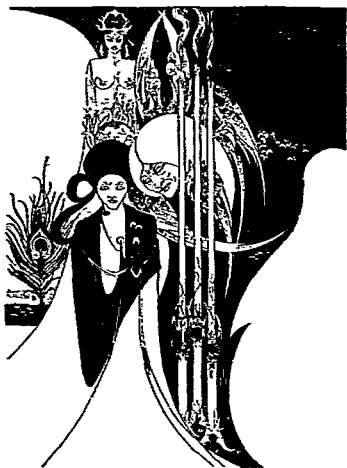
良 夜 與 惡 夢

讓我們悄悄地愛着，愛神，在幽隱裏，
影一般，潛伏着，緊張着那凶煞的弓。
我知道，從古如斯，那機括上的利器：

罪惡，恐怖，愚蠢！——呵，顛賴的瑪格麗*！
你豈不，如同我，是那寒日，瑟縮暮雲中？
呵，如此蒼白，如此淒涼，我的瑪格麗！

——譯自 Ch. Baudelaire.

*Marguerite



秋 之 暮

屋頂之海從這下面展開去，展開去……消失於暗淡的煙霧裏；蒼白而且淒涼的太陽懶懶地，懶懶地退入那遠山的背後；鉛色的暮雲閉住了天空，其下矗立着，陰森森的如同深山裏的廢寺，那舊時的殿宇；遲鈍的街聲隱了，息了，但是颼颼地吹來令人瑟縮的西風，一陣一陣，從挺列於附近的農株老瘦而且杌隤的樹枝上，搖落着未盡的枯葉——悉索，悉索，飄散在瓦上，牆上，和地上。

良 夜 與 惡 夢

層樓的高處，我獨自立着，撩亂的意緒，游
般，浮在這廣漠的晚景裏。

這其間，橫過這天空，從什麼地方飛來無
數烏鴉：‘啞啞！啞啞！’狂亂地發出無聊的叫喊
——也許是歡呼罷？

遠了，這喧嚷之羣；而濃厚的夜色却漸漸
逼近，四圍的空氣更顯得沈鬱了。

但是，刺破這沈鬱的空氣，蓦地裏透過來
一縷幽微的聲息：‘哇~~~~~’

是什麼呢，這樣地優柔而又這樣地酸楚？

隱隱約約，彷彿是從什麼寂寞的空房裏偶
然傳出的淒婉的嗚咽，又彷彿是一個落魄者在
什麼幽僻的地方吁嘆着：那關不住的哀愁，隨
着這低迴而且顫抖的音浪，流洩于迷茫的空間，

良 夜 與 惡 夢

而且——這是怎麼一回事呵！——冷清清地浸入我的心理。

新稿似的嚴肅使我靜默着。

但是，一會兒，更嘹亮，更疾激的聽到——呵，原來是雁兒的啼喚。

一聲復一聲，從那軟弱的喉頭迸出，直落在我靈魂的葉上——正如點點的秋雨敲打着脆弱的殘荷。

抬頭凝視：模糊而且寥廓，却不見什麼影兒——可不是孤另另的一隻麼？

彷彿是疲乏了而又掙扎着，疲乏了而又掙扎着……這渺小的生命！這秋之逃亡者！

然而那斷續的哀號漸漸地被夜之波濤捲去——而且吞沒了。

良 夜 與 惡 夢

‘哇~~~~~’——這是最後的一聲麼？

沈寂的黑暗充塞了無邊的空際；時間之流
似乎是滯凝而不進；只有切齒似的聲響震撼着
這僵死的大地——

悉索……悉索……悉索……

惡 夢

唉，唉，又是一些惡夢！

總是這樣！總是這樣！……

沈濁的，沈濁的惡夢呀，低不住，避不開，纏
不脫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真窘哩！

夜呵，爲甚不收容我於明淨的，清幽的夢
裏？睡在你懷裏的小草是正在他們的夢裏吸取
澄潔的甘露罷，而且將以甜美的微笑迎接那祝
福的曙光了——但是我呢？

良 夜 與 惡 夢

總是這樣！總是這樣！……

我不願再睡了。

屋內是黑漆漆的。

的答，的答，的答……

不倦的鐘聲努力爲我驅逐那些懊惱的記憶。

但是，早晨來得太慢，我只好等候着。

呵，那顆星！隔着灰暗的窗，很親切地望着我。

‘請問，我的星！究竟什麼是我所應該努力的呢？’

‘救起你自己！’他警告似的回答，而且命令似的揮手。

良 夜 與 惡 夢

‘什麼！救起我自己！’（我驚異地離開了枕，而且擦一擦睜瞞的眼睛。）‘……從強盜？……從猛獸？……從凍餓？……從水火？……’

他只不住地搖頭。

‘然則？……呵，得了，從一切的惡夢！’

於是他便不見了。

是呀，多着呢，多着呢，積壓着而且將銷磨了我的光輝的——無可奈何的惡夢！

……給我力量罷！……

……給我力量罷！……

怪 物

在我的靈魂的洞窟裡，潛伏着一個怪物。

他出來作祟了：捉住了我的心，簸弄着，揶揄着，而且甚至於污蔑着……

‘什麼鬼！’如果我警醒地抬起頭來，睜眼一喝——不見了，他躲避得這樣地急速。

幾多次，幾多次，他那樣地擾害了我；而且幾多次，幾多次，我那樣地威嚇了他——但是枉然！我並不能將他鎖住。

有時他突然地跳了出來，猴一般的鹵莽：有

良 夜 與 惡 夢

時他偷偷地爬了出來，狐一般的狡猾——教我何從防備起？

於是我只好向他哀訴，懇求他離開——永遠地離開我，‘可憐可憐罷，我的心給你糟蹋了！’

顯然地，他並不付理會。

我憤恨極了，決定嚴厲地對付他；一瞥見，便儘力向他一擊——唉！這痛苦却落在我自己的靈魂上。

‘奈我何！’隱隱地聽到他的嘲笑。

五 分 鐘

不要老是這樣地瞧着我，你那巧媚的眼光簡直像從蛇的口裏吐出來的舌頭！我怕。現在，請熄了這電燈，讓黑暗深深地擁抱着你和我在一塊兒。是的，你必須依我，而且不要作聲，只五分鐘，不，便是一分鐘罷。這樣，好了，……哦，你這胸脯，滿滿地包藏些什麼？女性的詭秘？青春的妖異？喔，這魔術的洪爐，它鎔解了我的記憶！這奇蹟的海，它吞沒了我一切的思想！讓我深深地沈下去，沈下去，如同拋落的石頭。……

良 夜 與 惡 夢

我一點也不動彈了，你瞧！而我的靈魂却好似鑽出了無數的根來——不，他簡直像一隻豺狼正放肆地舐着你的肉呢！哈哈，我委屈了你。不要掙扎，不要掙扎，親我的嘴罷……怎麼！怎麼！你耐不住了？有什麼氣息？——酒的氣息？煙的氣息？毒火燒着我的心的腥臭的氣息？……唉唉，原來外面又叫起來了！

‘可悲而又可笑的人呵！’

一個苦命的人兒，抱了最後的決心，準備自殺。

時值深夜，大地茫茫，掩沒於無邊的渾沌裏，幾乎辨不出方向，他偷偷摸摸地走向他心中所預定的地點。

他來到這荒寂的江上了。

昏黑的天空很沈重而且緊密地壓閉着人間的一切，幾乎窒塞了生命的呼吸。他暫時佇立在岸邊，悄悄地凝視着模糊的水面。

良 夜 與 惡 夢

死之門正開着呢，他想，只一跳，你便衝破了這堅厚的鐵壁——而且擺脫了這緊結的鎖鍊。

這時他，正如同一個赴敵的戰士，儘量地鼓起他的勇氣。

‘奇牲！’——他為什麼忽然發怒了？

原來是一隻猛狗，突兀地從暗中撲來，險些兒使他跌了下去。

罵聲過後，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
遲之又久，他依舊悄悄地沒有什麼動作。

流水拍岸，催他趁早自決，但他卻不曾聽着。

呵，這真奇怪哩！他的勇氣消散了：他的心如同一個爆裂了的皮球，弛懈着，沒有一點兒彈性了。

良 夜 與 惡 夢

‘可悲而又可笑的人呵!’他似乎省悟過來，
說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創 傷

戰士的光榮是他身上的創傷：這創傷，如果他展開了他的甲冑，于鐵也似的沈默中顯示出來，許會博得天使的一吻。

但是，創傷在乞丐的身上，噫，那可憐的東西，他却藉此作懇求布施的廣告，帶着滿面的淚，顫抖着，呻吟着在街上，對着往來的路人，你聽！

然則你，呵，沈痛的靈魂！你將怎樣呢？……

且寧靜罷——這樣，如面着死，那唯一的真神。

五 毒 酒

‘你們可曾聽過這樣的名詞：五毒酒？’

一個同飲者，正當我們談得很起勁的時候，忽然放下了他的杯兒，彷彿想起了一個有趣的題目，對我們這樣說：——

‘這是以蛇，蜈蚣，壁虎，——還有什麼？不管它，總之是以五種毒物浸在酒裏製造成功的。據說，這種酒，因為煞氣很厲害，能夠攻治痿痹的痼疾，使你“復活”，如果你敢于一飲；不過却很危險，因為煞氣很厲害，結果往往不免——死

或風狂！

‘我曾經見過這種酒，盛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中，呈現一種陰沈的顏色，幾乎近於黯黑了。呵，我彷彿覺得這瓶中封閉着的是一個可怕的妖魔，有如神怪的故事中所說的，——（他大概是讀過天方夜譚或聊齋志異的罷，我想。）——他會出來復讐而且將毀掉你的生命哩！我不禁戰慄而且退縮。

‘然而，真正可怕的却是那痼疾！’他的聲音轉為嚴重了，似乎表示這並不是閑談。‘它不毀掉你的生命，却使你活着而不能動彈，不能掙扎，彷彿將你生生的銅塞在墓中，使你喘息於那沈重的死的空氣裡，於是你的血，活潑而且鮮紅的血呵，便滯凝而且褪色了——直到你無聲

的絕了呼吸。」

他停住了一會兒，接着便以顫抖的聲音對我們說：

‘朋友們，試想，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喔，你又要“無病呻吟”了。’我，因為知道他平日慣愛借題發揮，說些不快意的話，所以便這樣一來，打斷他的話頭；而且順便給他斟滿了酒：‘勸君更盡一盃——這葡萄美酒！’

‘請！’另一個同伴附和着，以一種滑稽的表情，舉起他的盃：‘Drink and be merry——’

其餘的都笑了。

但是很意外，這位搢與的朋友竟奮然地將他的盃兒向地下一擲——碎了！那些碎片和酒

點飛濺到我們的面上。

‘給女人們孩子們去喝罷！這種討厭的酒要使我作嘔了！’他的顏色驟變，似乎憤恨我們不能理解他；而且叫道：‘拿我的酒來！’

‘什麼酒呢？好朋友，請說。’——實在，我也有點不高興了。

他却沒有回答。

我想，他大概是醉了：‘那麼索性不喝了罷？’

‘不喝了，不喝了，我們已經喝了不少哩。’

其餘的人說着，然而他依舊沒有作聲。

我們便繼續交談——

‘回頭我們到公園裏散步去，——今天的天氣真好啊！’

‘是的，別辜負了這大好的春天。’

良 夜 與 惡 夢

‘那柔和的風吹在你的面上——吹過你的
耳邊，彷彿告訴你幸福的消息哩！’

‘還有那甜美的花草的香氣呵，洋溢着，使
你的心魂蕩漾——你將說，這是無聲的音樂。’

‘噯，你們這些 mystics！’

‘哈哈！’

‘哈哈！’

這其間，他却板着陰鬱的面孔，並不理會我
們說些什麼。

‘……蛇，蜈蚣，壁虎……’

‘……死或瘋狂！……’

我聽到他斷續地念咒似的獨自念着，眼光
向我們一閃——如從烏雲中迸出的激電。

這不禁使我悚然。

好夢都變成了死灰

我曾經收藏着一些好夢在我的錦囊裏——
是的，一些好夢，朝霞似的燦爛，白雲似的輕妙，
薔薇似的鮮艷，微笑似的溫柔……

這是我的寶藏，我想。

我將這寶藏放在我的床頭，秘密地保存着，
惟恐散失了。

當我就寢的時候，我將它枕在我的腦後，或
抱在我的胸前——柔軟極了！因為這都是一些
好夢。

良 夜 與 惡 夢

有誰知道我的秘密呢？

喔，這是我的寶藏，我想。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患了一種失眠症。

這其間，我覺得我的好夢漸漸地呆滯了。

唉，徒然地！我鎮夜裡撫抱着你，我的錦囊
呵——你，如同一個孤兒在寡母的懷裏。

‘嘻嘻！’我聽到一種怪聲，似嘲弄，似侮蔑，
又似恐嚇，在深夜中，在昏黑的靜寂裏，當我展
轉着，被苦惱的思想蹂躪了我的睡眠的時候，我
聽着，而且睜着惺忪的眼睛——睜着，睜着，竟
使腦子裏迸出了怪異的磷光，而這時便瞥見了
一個冷酷的可怕的面影在暗中對我冷笑。

‘呵！原來……’我並沒有叫出，却憤然地跳

良 夜 與 惡 夢

了起來，而且，忘其所以，將我所懷抱着的東西當作武器，擲向那——魔鬼！

大概是使勁過度之故罷，我昏倒了。在昏迷中，我還聽到那尖銳的使人戰慄的聲音：‘嘻！……嘻嘻！……’

我醒了——晨光喚醒了我。我惘然地爬了起來。但是，令我出驚了，在離床一丈多遠的地方我發見我一向秘密地保存着的那錦囊顛倒在那裏，而且破了。所有的好夢都狼藉在地上！

我慌忙地走上前去——將它們重新收拾起來罷。伸下手去……輕輕地……輕輕地——呵，天哪！怎麼這都已變成了死灰呢？

罷了！罷了！

良 夜 與 惡 夢

悲哀產生了惱怒。我便毫不顧惜地將這些廢物掃了去，傾棄於街頭的垃圾堆裏，而且，咬着牙關，將那空袋兒撕作無數塊。

吁！……

譯 HENRI DE REGNIER 二首

其 一

‘我覺得我看見了我的悲哀佇立於柳樹叢下。我覺得我看見了伊，’——她輕輕地說——
‘佇立着，臨近於緩和的我的思想之溪流，這些思想呵，鎮夜裏，隨着這流水一同流過，其上浮現着幾朵薔薇，這都是往昔的歡樂之花束，受了摧傷，所遺下的殘朵。時光伴着過去的流水一同過去；伊沈思着以我所沈思的種種，經過這樣久

良 夜 與 惡 夢

的時候，直到那些碧綠的樹轉爲青紫，于是更暗，終于漆黑了。’

‘我覺得我看見了我的悲哀，’——他說——
‘真的，我看見了伊，’——他輕輕地說——‘伊是赤裸裸的，坐在我最隱秘的思想之最靜寂的洞窟裡；伊是在那兒——凍結的寒潭之陰鬱的夢呵，煩亂的石筍之煩亂呵，如時代一般沈重的巖石之沈壓呵，血也似的紅斑石之隱痛呵；——伊是在那兒，悄悄的，坐在我的沈默之深處。赤裸裸的，如一獨自凝思者。’

良 夜 與 惡 夢

其 二

‘過去’之果實，成熟於幻影和幽夢之中，從它們的皮裏滲去金色的漿來；這樣，它們懸着而且落下，一個，一個，又一個，在夢與影的園裏。

柔和的晚輝消失了，但時或現出一縷暗淡的迴光，若明若滅，照入樹間，於是，便在這時節，一個一個地，一樹一樹地，微風搖弄着這些美麗的果實，它們擺動而且互相敲打着，這些微

良 夜 與 惡 夢

溫的暗淡的金果呵，而且繼續地顫動，當風已過去而暮夜已歸寂靜的時候，于是落下，一個，一個，又一個。

悲哀成熟了她的幻影之果在我們的幽夢之園裏，這其中‘過去’沈睡着，驚起了，仍復臥下，因為那些成熟的果實下落的聲響，透過了死的蒙眛，一個，一個，又一個。

註：原詩本係自由詩體(vers libre)，分行而且有韻，茲依譯 A. Lowell 女士的英譯（見 Six French Poets），用散文詩的形式譯出。

圓光之失却

‘呀！怎麼！你，在這裏，親愛的？你，在這種惡濁的地方！你，飲露之士呵！你，餐霞之客！噫，這真出乎意料之外哪！’

‘親愛的，你知道我之害怕車馬。剛纔我穿過那大街，很急忙地，在泥塗中東一脚西一脚亂跳，四面都是來來往往的一片大混亂，一個不留神，馬上‘死’就從前後左右一齊撲來哩，當時，因為突然的一驚，我的圓光便從我的頂上失落到路上的泥濘中去了。我可沒有勇氣去拾

良 夜 與 惡 夢

起它來呵。我覺得與其撞碎了我的骨頭，倒不如失却了我的榮耀也罷。而且，我想，‘吹不出一點利益來的總是災風哩。’* 我從此可以到處浪遊而不爲人所注意，可以實行種種下流的事，而且可以把我自己捨棄於荒淫中，如同普通一般的凡人。現在，我在這裏，簡直同你一樣了，你聽！’

‘你至少應該登個廣告招尋那失却的圓光，或者問一問巡警。’

‘不，我的皇天！我在這裏正好極了。只有你認識我。況且，‘莊嚴’是怪討厭的。再，我想着這就高興哩：如果有一個可憐的詩人拾着它而且糊糊塗塗地把他自己裝扮起來呵，使人得意，足何等趣事！——尤其是一個得意的人足以使

良 夜 與 惡 夢

我發笑着！想一想 X——，或者 Z——！哈，那總
滑稽哪，’

——譯自 Ch. Baudelaire.

*這是一句成語，其意是說，不幸的事也可以利用，——

譬如我們所說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

人生是一病院：其中的病人各個巴不得換一換他的鋪位。有人寧願靠近火爐，亦有人相信他自己會好如果他是靠近窗戶。

我覺得我將一輩子暢快若如果我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而這個移居的問題便是我常常和我的靈魂談論着的一個。

‘請告我，我的靈魂，可憐的淒涼的靈魂呵，你說怎樣呢，住居利斯朋？那裏的氣候一定是

良 夜 與 惡 夢

很溫暖的，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曬着陽光，如同一條蜥蜴。那是在海洋的近旁；據說，那城是以雲石建築起來的，而且那些人民是這樣地憎惡植物至于把所有的樹木都拔掉。那裏的景地是適合于你自己的靈魂的；那是光輝與金石所構成的景地呵，有海水與之相輝映。’

我的靈魂沒有回答。

‘你既然喜歡安閑，而且喜歡看炫目的事物，則你願意去住在荷蘭地方麼，那可愛的福地？我想你大概會覺得暢快哩，在你平日常常讚賞的畫圖裏那樣的景地中。洛特丹罷，你說怎樣呢——你，愛好帆檣之林和停泊在屋門口的船隊的？’

我的靈魂還是默然。

‘或者，也許爪哇地方在你覺得是更令人心

良 夜 與 惡 夢

醉的罷？唔，在那裏我們將感着歐羅巴的情懷融合于熱帶的美，’

沒有一句話，難道我的靈魂是死了不成？

‘然則你已沈陷於如此深重的麻痺狀態中，竟至於只有你自己的痛楚使你感着暢快麼？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就往那些類似於“死”的國土去罷，我確切地知道那些適于我們的地方，可憐的靈魂呵！我們可以搭船到托尼阿去，我們可以再走這些，走到波羅的海的極邊；而且，倘若辦得到，還要更遠地，更遠地離開人生哩；我們可以在地球的極端建立我們的住所。在那裏太陽只輕輕地掠過大地，而且那遲緩的光明與黑暗之交替，消除一切的駁雜，而顯出恬漠之幾，差不多等於“虛無”。在那裏我們可以深深地沈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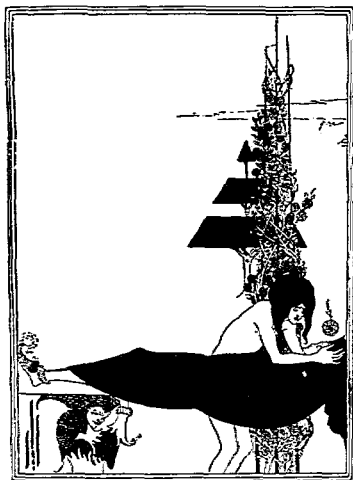
良 夜 與 惡 夢

黑暗中，同時那北極的電霞將散播紅艷的華彩
在我們前面，如同烟火放射於地獄裏！’

終於我的靈魂吐出話來了，伊伶俐地對我
叫道：‘Anywhere,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

——譯自 Ch. Baudelaire.

*這裏作者大概是借用英詩人 T. Hood 的 ‘Bridge of
Sighs’ 中的句子，故仍存原文。





05

1910年重印

